



读懂伍尔夫

□关立蓉



伍尔夫是一位独特的女性,有着独特的出身,独特的生平。她曾说过,女人的理想是拥有一张自己的书桌和一间自己的房间,可她不止拥有一间房间,还拥有霍加斯出版社,更拥有至今不衰的文学名声。

1882年,伍尔夫出生在英国伦敦,母亲茉莉亚是拉斐尔前派画家们竞相描绘的模特,伍尔夫继承了母亲美丽面容。母亲的姑母则是摄影大师卡梅隆夫人。父亲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、学者和传记家,家中藏书甚多,还常有文人、学者,包括哈代、史蒂文森等前来拜访,耳濡目染,伍尔夫自小沐浴在文学中。但命运也给她带来另一方面的不幸,她的父母是二婚重组家庭,家里孩子众多,关系异常复杂。父亲虽是知识分子,依旧重男轻女,他的两个哥哥去剑桥深造,而作为女儿,只能在家里自学,伍尔夫敏感脆弱的性格,自此潜滋暗长。

13岁时,母亲去世,父亲也变得喜怒无常,伍尔夫无法承受生活中的巨变,爆发了精神病。更为悲惨的是,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对她性骚扰,这段青春被伍尔夫形容为“最不快乐的7年”。成年后的伍尔夫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,和她的童年经历分不开关系。回忆起自己的童年,伍尔夫觉得最快乐的事,就是和家人到圣·艾夫斯的塔兰德里小屋度假,那里有着很大的房子,树篱隔开了梯田和花园,这个地方成为她的小说《到灯塔去》的原型。

1904年,父亲去世,伍尔夫再度精神崩溃,试图跳窗自杀。所幸,她遇到了世间最爱她的人——同为作家的伦纳德。1912年,伍尔夫与伦纳德结婚。他在婚姻中包容她的一切行为,尊重她的一切决定,给了她活着的希望和勇气。次年,伍尔夫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,并在自家的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远航》。

1913年和1915年,伍尔夫又爆发过两次精神病,都由丈夫悉心照料。为了记录自己的婚后生活,伍尔夫在1915年开始写日记,日记中记录着她和丈夫的日常琐碎和内心感悟。

读她的日记,会发现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,她不能接受别人的评价和质疑,也会因别人随口一句话而心情郁闷,这也是她长期陷入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吧。

“早上醒来心情相当低落,因为新书销量不佳;因为我们昨天办了一场晚餐会,却没有听到一句好话;因为一串玻璃项链竟然花了我一英镑……”

“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,我的心情灰暗至极,因为克莱夫取笑了我的新帽子……”

但可以断定的是,日记记录了她的丈夫对她的一片深情:昨晚伦纳德说他爱我更多,我心头一暖。我们探讨如果对对方去世,我们俩谁会更伤心。他说,他比我更依赖我们共同的生活。

1922年,伍尔夫结识薇塔,她们之间有一段亲密关系。在和薇塔的交往期间,伍尔夫的创作灵感爆发,接连出版《达洛维夫人》《到灯塔去》《奥兰多》和《一间自己的屋子》,这几本书后来成为她的代表作。

从日记中的文字可以看到,伍尔夫一直留恋的依然是母亲般的关爱。她13岁就失去母亲,这对她的心灵创伤很大,不管是对姐姐瓦妮莎还是对丈夫和薇塔,她想得到的东西,都是母爱般的呵护之情。从33岁到59岁,伍尔夫的日记记录着她的精神变幻,写日记,也许是她真实的灵魂出口。

精神疾病是伍尔夫最大的不幸,但嫁给伦纳德无疑是她最大的幸运。他从不嫌弃她的疾病,从始至终地爱她。然而,写作上的成功和丈夫浓厚的爱,都无法拯救她越来越严重的精神疾病,加上战乱时期,她的印刷厂被炸毁,伦敦的别墅也在一夜之间化成废墟,这两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修复的心理创伤。

1941年3月初,伍尔夫预感到自己将再度精神崩溃,她在日记中写道:我将在飞扬的光彩中沉落。28日上午,伍尔夫走出她在伦敦郊区的居所——修士之屋,屋里的桌子上有两封信,一份给伦纳德,另一份给姐姐。她在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块大石头,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乌斯河,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坎坷曲折的一生,享年59岁。

有人说,伍尔夫是天才作家,因为她好似不费力就能写出好的作品。她的行文风格非常细腻,总是能够捕捉到人物细微的情感变化,通过人物的内在情感去推动情节的发展。她的代表作《到灯塔去》获得法国费米娜奖,这部小说情节简单,但却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,带领读者探索生命的真相。

她也被称为“20世纪最佳女作家”,英国文坛前卫开拓者之一。她曾说:生命不是安排,而是追求,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,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……在疾病和痛苦中,她从未停止过对文字的探索,也从未停止过对生命的思考。

读懂伍尔夫,每个人来到世间,都携带着一部自己的史诗,无论璀璨还是平凡,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。今天的我们已经获得了伍尔夫当初所梦想的自由,并在伍尔夫开创的道路上,向前迈进。



播撒爱的种子

□赵丽宏

戏。她关心孩子,了解孩子,理解孩子,懂得怎样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心思,因势利导,循循善诱。她的课堂里,洋溢着孩子们欢声笑语。

她在书中有这样的感慨:“和孩子们在一起,有些时候有些累:晨读、晨会、上课、集会、路队、排队、吃饭、卫生……样样要操心。和孩子们在一起,也有许多快乐,那些快乐源自孩子们的纯真,源自孩子们的信任”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引导,贯穿着一个宗旨:爱。“让爱永不缺席。”她要让孩子们从小懂得,什么是爱,爱代表什么。一个孩子病了,吴老师让每个孩子为生病住院的孩子做贺卡,表达思念和祝福。吴海丽说:“在这个因竞争而使人情日益淡薄的社会里,孩子应该永远都是最纯洁的、充满爱的天使!我们应该在这些天使还没飞入社会之前,给他们装上爱的翅膀,好让他们在前行的路上,一路播撒爱的种子,一路收获爱的希望!”

这使我想起了冰心的话:有了爱,就有了一切。

吴海丽的教育方式是亲切的,随和的,充满了睿智,也充满了快乐。在她的教育理念中,没有粗暴简单的责怪,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。书中记录了很多小事,很多细节,看似平常,有时只是几句童言无忌的对话,却都是美妙的引导和升华,把孩子们引出狭隘和幽暗,引向光明辽阔的天地。教室里飞

来一只小蜜蜂,在吴老师的课堂上会引出什么结果?小蜜蜂不仅引出关于蜜蜂的故事,也引出孩子们丰富多彩的童年记忆,引出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,引出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。

从小读什么书,长大成什么人。对书的选择,就是对未来的选择。吴海丽是全民阅读推广人,培养孩子从小热爱阅读,亲近美好的文字,是她的倾情所为。她教会孩子们在阅读中“静静地看,美美地想”,在阅读中认识什么是真善美,通过阅读,培养孩子自由而又真实地表达自我的能力。这应该是每一位老师,每一位父母,每一位成年公民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。吴海丽为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

巴学园,是日本教育家小林宗作创办的小学,是一所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学校,学校以尊重和信任孩子为核心理念,校园中充满自由、欢乐和爱。日本女作家黑柳柳子的小说名著《窗边的小豆豆》,生动地描绘了巴学园,使之名扬天下。吴海丽以《我们的巴学园》为书名,表达了她所追求的教育理念,她希望我们的学校也能让孩子们在自由快乐的氛围中健康成长,这是文明人类共同的追求。

如果我有孩子,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遇到吴海丽这样的老师。如果能让我返回到孩提时代,我希望能到吴老师的班上,成为她的学生。

台静农的墨迹与心迹

□桑农

广东教育出版社“学人墨迹丛书”第一辑第一种,即台静农的书法作品。其中有两幅内容相同的《行书黄墨谷(鹧鸪天)四首》。近日,翻阅蒋勋《寂寞残红一笑中:台静农与他的时代》一书,也见到一幅内容完全一样的《行草黄墨谷词(鹧鸪天)》。然而,释文之下却有一小注:“此词作者应为沈祖棻。”我赶紧找出《沈祖棻诗词集》核对,果然在《涉江词稿》里找到原作。

这三份抄件都有跋语,称黄墨谷为厦门人,乔大壮的弟子,被其师推许为“易安后一人”。据说这四首《鹧鸪天》作于“卅七年”即一九四八年,由乔大壮临前“抄示”,台静农又“偶于故书中检出”重抄的。有一则跋语落款“乙卯立冬后两日”,表明台静农手书时间是一九七五年,距乔大壮去世已有二十七年了。

乔大壮应该不会将沈祖棻的词当作他弟子黄墨谷的作品抄示台静农。原抄件上一定没有写明作者,他可能只是做了口头介绍,台静农却没有记住沈祖棻的名字,仅记得是位年轻的女士,被称为当代李清照。黄墨谷和沈祖棻当年在词坛都曾获此美誉。一九五五年,台静农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,主持刊行乔大壮词集《波外乐章》,卷末写有“女弟子厦门黄墨谷韵”,说明彼此有过来往,或许正是缘此导致了张冠李戴。

后来,台静农也曾抄录过沈祖棻的几首《浣溪沙》,有两幅落款为“丙寅”即一九八六年。此时通过往来两岸的叶嘉莹等人,他方才得以直面沈祖棻的诗词。至于是否读到那四首《鹧鸪天》,不得而知。可即使他察觉到自己的误记,抄件已被人当作墨宝珍藏,无从追回更正了。

对照《涉江词稿》,可以发现好几处文字差异,不知是乔大壮原件有误,还是台静农转录出错,抑或是沈祖棻自己定稿时有所修订?但三份抄件有一个共同的错误,即将原词第四首最后一句中的“屈沉阮醉”误作“屈沉阮醉”,问题肯定出在台静农这里。

“屈沉”指的是屈原在《渔父》中的自诩,“众人皆醉吾独醒”;“屈沉”说的是屈原自沉汨罗江。屈原的“醒”与阮籍的“醉”是两种对立的处世态度;沉江并非处世,而是弃世,且“沉”与“醉”也不存在呼应。台静农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?这恐怕与他的某种潜意识有关。

一九七六年,也就是手书《鹧鸪天》的第二年,台静农为重印《乔大壮印蜕》作序:“丁亥夏,大壮先生渡海来台,余始与先生共事台湾大学。余知先生,自读所译波兰显克微支说部始。与先生接席,温恭谦挹,初以为古之中庸者,久则以先生迹中庸实狂狷者。当酒后掀髯,跌宕放言,又非邈世无闷者。居府掾非其志,主讲大席又未能尽其学,终

至阮醉屈沉,以诗词篆刻传,亦可悲矣。”这里的“阮醉屈沉”,无疑袭自他误抄的词句“屈沉阮醉”。

一九七八年,台静农撰写了一篇纪念乔大壮的文章《记波外翁》,结尾自引《乔大壮印蜕》序末句,接着写道:“我交波外翁日浅,这几句话或可仿傅翁之平生。”所谓“阮醉屈沉”,原来暗合乔大壮的生平境遇:“阮醉”指他嗜酒善饮,“屈沉”指他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自沉于苏州平门梅村桥下。

可以想见,台静农“偶于故书中检出”那四首《鹧鸪天》,读着开篇“惊见戈矛逼讲筵,青山碧水狂(夜)如年。何须文字方成狱,始信头颅不值钱”,瞬间便回忆起与乔大壮共事的岁月。时值白色恐怖弥漫,台湾大学中文系原主任许寿裳遇害,继任乔大壮惶惶不可终日,台静农又将在乔大壮之后接任。而台静农也像乔大壮一样,常借饮酒麻醉自己,并写有宏文《嵇阮论》,论及阮籍借酒避世与司马氏联姻,以沉默来避祸,明摆着是自况。当他抄到最后一句“屈沉(醒)阮醉都无益,坐对山河阅废兴”时,联想到乔大壮,也联想到自己:一个已“沉”,一个尚在“醉”。

台静农一再、再而三地抄写《鹧鸪天》,不仅显示了他对作者词艺的欣赏,对老友乔大壮的怀念,更是寄托了他忧世伤生的情怀。

人生何处不相逢

——读符力《故乡千万里》

□刘白

执着,是想在诗人身上开出花来。《春风错》“春风吹。春风吹黄河/黄河就解冻了/今天,团结湖地铁站旁,春风又一次吹拂我/吹我开裂的嘴唇/吹我内心角落里的枯枝。春风吹啊/信心百倍地吹,像一个不服输的/孩子,以为我真的还能/开出花朵来”。游子内心感慨万千,春风只是一个劲地吹,春风并不知道诗人内心经历了什么,也不知道诗人正面临什么困难或者挫折,也不管诗人面容是不是憔悴,春风是多么天真,想要让诗人如同树一样开出花来。我猜想,也正是这春风,给远行的游子以温暖,使诗人能够在各种艰难困苦下,都能够坚持走下去。

爱,深爱,是这本书温暖的底色。我特别喜欢书中的许多短诗,给读者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《前世》“街灯下的风衣飘动是你给的/寒夜里的漫步是你给的//册页间逸出的木柴气息是你给的/水珠在果实表面反射的洁净之光是你给的//梦里花落满衣裳,也是/你给的”。你给的,一切都是你给的,这是诗人的前世,那么,今生呢?诗人没有阐述,试想,如果不是深爱过,怎么能写出这么惊人的句子。《花树燃烧》更热烈更直接:“多年前,即使在无穷无尽的梦中,这样的/花树,我也难得一见。//返途中,我感到幸福的大海辽阔,又止不住悲伤的波涛汹涌——/我找到了前半生未曾遇见的事物,却怎么也找不到你。”诗人说“却怎么也找不到你”,如果不是痛失过,怎么能有那种切肤之痛。但是,诗人在表达这些情绪的时候又是内敛的,内敛到让人只要一疏忽,就会差点看不出字里行间的痛来。《在流水一般的等

待中》“你不在这里。花开了也是白开/草长了也是白长/这么多年,我什么事都没有做过/无非是在流水一般的等待中,耗尽了/青春岁月里的,最后/一滴血”。这首诗,和《前世》有前后呼应之妙,《前世》里说一切都是你给的。《在流水一般的等待中》写道:“你不在这里。我什么事都没做过,无非是在流水一般的等待中,耗尽了/青春岁月里的,最后/一滴血。”这样的深爱,因其决绝,因其执着而显得纯粹,这样的诗句也因情深不知是最能够潜入读者内心的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诗人眼里的风景,与一般人眼里的不一样。他形容河流枯水期用的是“消瘦”,这真是神来之笔。《额河村之秋》“额河已经不能再消瘦了,但仍然/急急奔走,绕着村庄/如果你将在这里老去,我还能/有什么选择?穿过柳林。叶片飞过炊烟。晚风/扬起马背上的鬃毛”。这里的额河村,是诗人眼里幻化之后的美景,面对这么美丽的景色,诗人别无选择,陪同相爱的人在这里老去,是唯一的选择。

人生何处不相逢。在远离故乡后,诗人奔波在辽阔大地上,奔波在四季轮回里。看到那么多风景,相逢那么多人和事,依次在诗人的笔下呈现。诗人还在大地上奔走,还在思索,他是那么勤奋,我们有理由相信,不久的将来,我们会读到诗人更多更美好的诗歌。

新书架



《潮音馆琴谱:刘门古琴教学曲集》刘铭芳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

本书主体部分为“琴曲二十六首”,在梅庵派十四首曲目的基础上有所扩容,体现了刘氏一门的探索成绩,是梅庵派古琴艺术的最新成果。从刘嵩樵立意,刘赤城着手,到刘铭芳完成,本书历时数十年,经三代人才面世。



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刘肇 严飞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邀请了两位顶尖学者,在全球一流学府哈佛大学,进行了八次诚挚交心的智趣对话,涵盖了教育、旅行、乡愁、痛苦等主题,带来一堂当代人找到自我确认的必修课,展开了一次关于自我认同的探索之旅,并指引我们如何在悬浮的时代重建自我的锚点。



《前浪后浪: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》许纪霖 上海三联书店

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;没有五四,谈何革命?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,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分子那里,找到最初的基因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,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,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



《我在乡村做书店》钱小华 湖南文艺出版社

“全球最美书店”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分享了乡村书店选址、开业、日常经营的故事,以及他对中国实体书店的未来的思考。书店就像稻谷一样,饱满时低头,弱小时向上,把知识与信念撒向大地。这是钱小华做书店的信念,也是中国未来的精神还乡。

